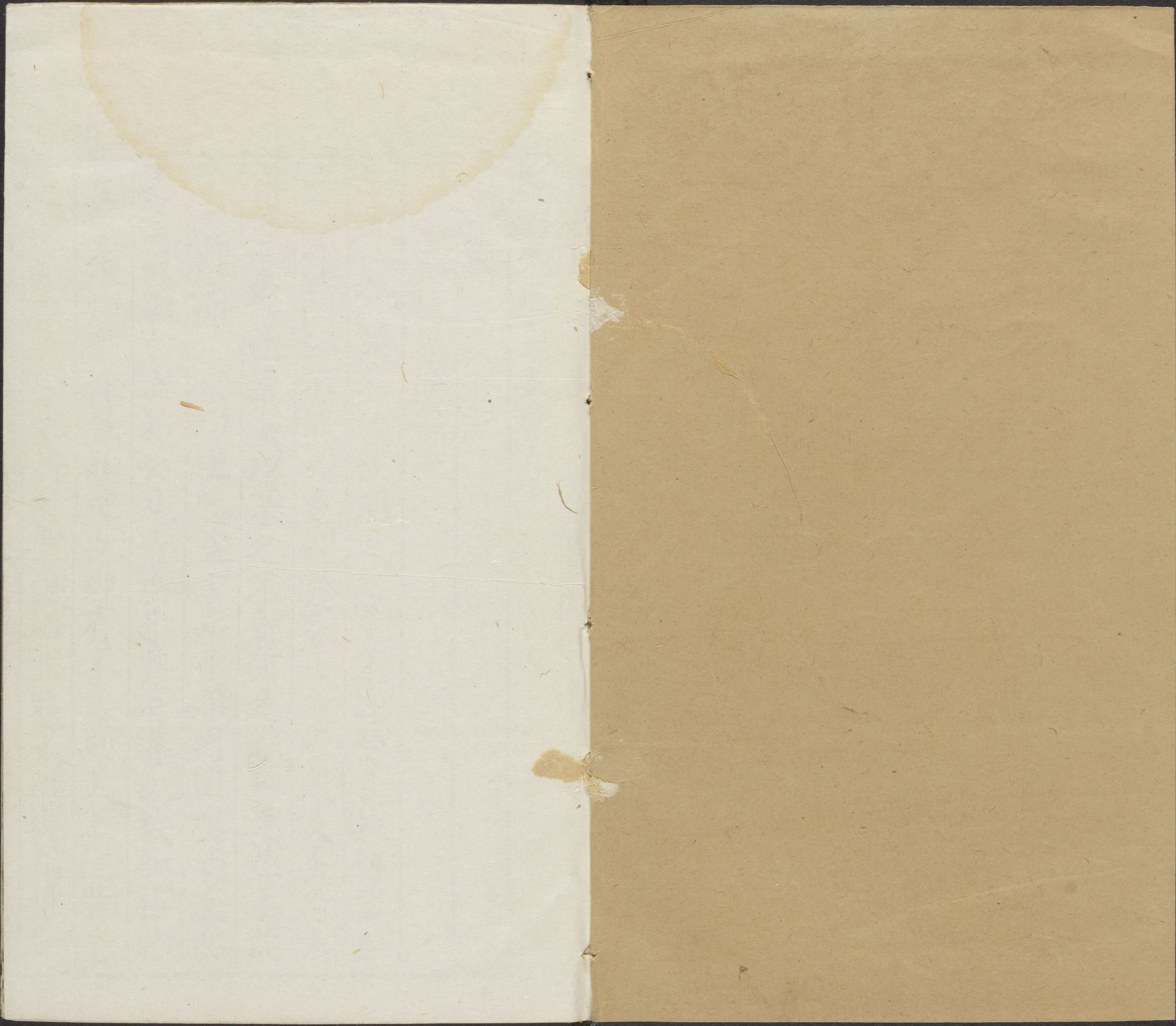


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3

T 53⁵⁰ / 4264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書五

荅胡康侯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
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
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
不盡所聞 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
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
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
是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惟精惟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
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
見非精一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
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
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鳥
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
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
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
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

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
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
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
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
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
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軀之當自
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
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
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

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
握苗者也曲執甚焉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
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答不逮意幸
亮之

其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
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
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
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
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

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
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非真知之為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
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
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儂激厲則其去道
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
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
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
 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
 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未矣孔子
 故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
 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
 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
 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
 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尔聞文
 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

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
 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
 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
 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篠楚狂之
 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
 為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之
 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
 也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

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
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
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弃之乎
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
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
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為政於齊
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為王者
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皆變矣與王良乘王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曾西羞比管仲
正顛是歎朋友道喪又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
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其三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厥慰欣慰其竊
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
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
者無遺力矣持之柰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
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
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賸精到恨不及見全書

也玩味欽嘆然周官有丁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
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
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
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
道既隱天下為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秦誓之類蓋湯武之
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為證更思之
如何

其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
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尔如西
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
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
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
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
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
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公之篤志
好學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
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
 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
 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
 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
 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
 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雖之
 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
 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
 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
 叔于田皆刺莊公也詩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
 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
 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
 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
 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
 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
 非淺陋所能窺其間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
 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
 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

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
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
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
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
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
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
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若謂
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
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異周十月
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
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
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禾悟

其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徃徃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
才異稟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
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
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
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

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
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
凡也安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孝左右提掖覲獲一游
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
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
鑿飶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授樂取
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歛嘆無已然厚意
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瀆為罪則

萬萬幸甚某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
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
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
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
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
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
盡蠶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
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
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
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
 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
 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
 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
 王及后世子 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
 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
 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
 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
 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
 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

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積
 累之厚天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
 不足為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
 嘗為會計訂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
 奉軍儲白逕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
 以待軍用與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
 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
 待用之意思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
 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
 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

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
 無闕事天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其
 措畫可細明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總
 六路之計以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
 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
 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
 都不乏且乳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發
 運司拱子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
 達而鹽法亦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
 相因以爲利不可徧舉也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

漕米至真陽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
 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之則橫歛不加
 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權貨諸
 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
 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
 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
 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
 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
 計錢穀銀緡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為之應辦故中都
 常不闕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

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立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及相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

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伍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脩無甚於

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左

傳血蠱為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櫨店契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畧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

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
惡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
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
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
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
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
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
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藁即附去
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
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

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
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日錄字說亦有少
論著然此事不易為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
書更俟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
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為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其當任其責也蒙
寄示二冊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
近因閱主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為之著論以正王
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
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
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十二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 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撓但
未見惠澤及民污吏 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
今已無事敝鄉去歲 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略

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檄諸郡
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彼金寇千餘人
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鄉平生
相知第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為愧耳浙中數事與初
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
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
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
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
為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
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川先生語錄昔嘗集

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
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看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
子方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迩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
衰朽杜門粗適閑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
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惱惱不
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
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
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柰何柰何示

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
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
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一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
未不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
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為道保重副此頌
祝

其十四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以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
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
也俟書成即納去某沅一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庚處方就俟脫藁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曾
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與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
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
固所幸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及守書伏審旅寓台侯萬福欣慰
欣慰某老拙如常去冬八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
焚劫縣道路盡首領已為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
能為也又傳虔寇陳昭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
甫敝邑相去差遠民阻困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
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正遠瞻晤惟冀對時為
道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
可往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
之以為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
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浙帥尚在領表不知
何時可來湖中么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
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為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
也梁叅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

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其十七

某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
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
起在四川軍被害為甚夷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蒙
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
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
及倚閣稅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
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
而為怨咨良可惜也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

書不應全放是徒為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
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既
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
過也放稅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今數減
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為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為
罔民之具以資哀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某衰朽社
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
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
恤緯之謗至禱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書六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善為世儒宗嘉言謹議著在天下過蒙
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
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江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
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
鄉今歲方稍寧息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

出沒境上居民不無驚擾度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受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殊暑尚熾受切對時珍畜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為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為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學者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考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友曰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止也孔子之慟
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
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出怒於不怒出
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友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
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友
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
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憇然若木不然哉
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
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忌來則

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毋誠意是偽也武王之克商纘
文王之緒而已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
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
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
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王
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
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
於義固非一事橫渠水渥之說與釋氏輪回之說異
其詳具於荅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見

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

皎在中宗時遣嗣弼王邕等鞠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佞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為冤源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

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柳損之足矣

其三

直之為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愛深思之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言仁處多矣以空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友未易到也

其四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為之者為之則與道二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為諸侯之孝友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立侯匆匆辭不逮意

其五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為慰范元長某所聞其賢久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友頗為道區區嚮往之意

荅呂秀才

自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為能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友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

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為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荅呂居仁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揚子湍水之說

荀子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為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要當深考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之

其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輒試言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為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以為道道固不可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
以聖人望人不容進學也故卒曰忠怒違道不遠施
諸已而不顧友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怒之道也由
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
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
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
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
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匆匆作此

其三

承問格物向卷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
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
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
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闡靡
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
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
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與鄒德久其一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九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為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公愛思之

其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為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昆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寇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何未由會集切冀以時保齋

荅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算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為不善耶若

夫格物而知至則無日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奪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雖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道之所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為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凡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

皆以垂脚幘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慘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至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著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為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為別竊謂衫用皂以布為之可也更請裁擇

與許少尹其一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文

才振佇聞鳳鳴副此顯望

其二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為辭實以衰病爾然力不能彊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浮文為幸邇來不審為况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

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希以時珍畜以膺峻擢

其四

盜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
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嘆欽嘆崑陵苦多雨麥頗稔
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
水聊以卒歲無足道也承書腸血為梗君子神明所
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與
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為就其子求此方便附去竊
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
為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
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
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
區區至祝

荅蕭子莊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
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
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
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
屏居投閑因撫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
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

覽也

答胡明仲

趙參還朝聞有左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為朝廷惜也公昂仲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秋暑方劇更希為時自饗以副人望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十六代孫樽國輔贊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一

書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衰晚杜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勤以諭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

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
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
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
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
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
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罪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
之君子不知出此歎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
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
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
能暴為之况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右已
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
歎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
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
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
稽徑趨四明歎乘桴為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
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
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

為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
根木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
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
緩急誰為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
虞也某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
可緩也惟希為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泰發 其一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君子在朝庶幾
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聞宣城寇盜
充斥皆已撫定為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

矣亦足為慰春深寒溫不常更切為民慎衛區區頌
望

其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
聞退舍福唐日篋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
王瓌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
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絕不知何以應副
每一念之寢食俱廢柰何近虔州又大擾焚毀廬舍
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
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所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懷千萬臨紙不能具布

其三

某去歲夏初還至敝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生諸公但為遁逃之計不復為守禦之備以至今日若郡皆如公守宣城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輩身為禁徒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聞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艱食今復料須不一恐別致生事柰何柰何

其四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處為根本也任肅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為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為一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為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為急

與秦丞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
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
奧旨爛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
於此斯文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
為凶寇棄毀略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
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
親書冊溫尋舊學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
後學稍有叙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
照亮

答李叔易

秋間小子還昆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闕下州
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
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近日屢聞江北
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鑿與親征想
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
可賀可賀兵革之後正須經理公豈宜久居散地佇
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長至只數
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畱慰此頌祝

與李丞相其一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友等四寇繼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五
至截畱稅數不以上供又重加哀剝民膚隨官吏
殘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為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賍
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歛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
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
路檄鼎帥進兵討楊公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呂憲書
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鼎不受節制賊復熾湖
湘之民深以為恨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
自古所難在公為不足道重為朝廷惜也相望數舍
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
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為甚延及吾閩盜賊蜂
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嘆鈞旆南還士論以為天意
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觀他
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

自鈞旆西行絕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
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
協相福履增勝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劔車駕
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隘陋非萬

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
又聞欲上雲上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子遺
而錢塘蘇秀為甚惟雲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
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
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
變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
甚於他處殘寇以從溫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
大歉恐不能支敵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
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祿為生而州縣匱乏俸廩
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柰何某避賊
四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
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荅傅子駿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使中遠辱賜逮伏審邇辰台
候動止萬福尤為用慰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
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
得安其居雖仰道之勤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
荷愛厚必故見諒也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
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為
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

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困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旣
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申將駐兵福唐即時討
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
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老少異趣絕無過後惟時親
書冊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
協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為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
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
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
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
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飭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
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為小人之歸誤辱
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
不敢冒進為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
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
劍臨汀邵武四郡為群凶焚劫蕩盡無孑遺而將樂
為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

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為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為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為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敝廬以告謂某嘗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為賜不淺矣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梁兼濟

權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權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戶私醞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為陳萬戶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戶作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戶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今若再權當張官置吏使兵夫祿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戶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兵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權之又權非今日所宜為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數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承示諭歆必爭其不可甚善然罷權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其在諫省其大槩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

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權貨漕司拱手無可為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產科借三文福州為不經殘破每一錢產科借百文民力凋敝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疆壯者率以兵死弱者徃徃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也自

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為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茶引抑配人戶以為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產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為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閑居杜門婺不恤締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宮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

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昔漢高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內以為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其處為根本廟堂必有成筭非衰老所能知也

與吳守其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

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為孽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為苗劉否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為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柰何柰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苗劉陷溢亭則建城逼矣柰何散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

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
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官復為用耶鄉中去歲
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
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
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
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
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人日
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敷是
速其為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
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
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
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
百人為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為制
馭不至自擾也某居閒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
之惟寬明照亮

與李提刑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
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為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然公
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
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在捕張全兄弟乃是徒

山中先生全集卷之三
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
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
天兵一徃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
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事即時撲滅其
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缺望若
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醜自息庶無他虞矣更
希裁酌某閑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
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
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被其害故
輒以浼聞惟仁明照亮

與陳公晦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
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某辱尊公眷知
最厚羨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具棄世每一念之肝腑
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
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
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
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寒陰未

解惟加愛是望

5

5

